博趣齋稾

序

送滄州知州因叔大序

成化癸卯冬予待試南宮僑于長安僧舍曲沃因君叔大居連税長者也具巾服見之其儀肅然其氣煦然敦厖簡默不可涯涘有觧纒而入者展拜觸坐榻碎其爨釜永漬灶矣嚮充屋君徐畢禮令童子視之終客之出不一顧予退而嘆曰其學外著而內定國家且得士矣既試乃黜于主司復三試三黜而予不見君者十餘年矣每閱試録之出未嘗不首詢君名

而重惜其數奇以君懷抱動息若於人人曰罔有慼色余亦嘆君苦學而不遇知脩行而不得祿略不作尋常怨尤之態其自處有人所不及者今謁吏部品其文爲第一拜滄州知州地近而職崇亦罔有喜色其寵榮貧賤不一以動其中者哉駕部李師孟於君爲婚家樂其有專城之任而所蓄者庶其展布謂余知君屬以贈言方余始見君若神駒之風駿霧鬣者一日千里之勢祥麟之奇形異態覩者生敬今則充養益感堅定渾融若商彝周鼎之爲古而梗楠豫章必爲棟梁之具余尚何言哉滑水嚴霜以爲操和風

也同若之何不同有不同者其獄訟也然公嘗數載為郎名振法曹兩守劇郡政平訟理今為巡撫固無以異於藩抑豈異於為郎為守耶泰山魯望巨海齊封公將無愧是若異時為霖雨以潤澤天下則又非特一山一水之功而已

送提學李希賢詩序

舉人蔡察生員趙鏊董謁於予言提學李先生希賢之善也鏊曰先生之為教也有法制以立其綱而有科條以備其目有程期以大其規而有通變以盡其用勸勉以督之優柔以化之諸生蓋日益月盛而不

知所以為之者也察曰鏊之言是也察及先生之門先於關中諸生十餘年察沾先生之教最深且久鏊之言是也今先生以制去位察輩戀戀於先生者不能自已且察及門於十數年之前而今復遭先生於此今先生之去察於諸生又不知復得見先生於何時何地乃各為詠歌私相傳誦又慮夫久而無徵也於是綴以成冊矣敢請一言行而有贈亦古人之所不廢也應之曰予與希賢有交承之義是不可辭夫論治道必先禮而後樂論脩身必先敬而後和論治人必先嚴而後寬予不佞曾爲希賢之屬吏於稽弊

作勤而人論之曰嚴希賢代予主於禮教德化而人稱之曰寛古之人有一人一地而先後寛嚴異者張詠之治蜀也有一人兩地而彼此寛嚴異者薛奎之開封成都也有二人一地而寛嚴異者開封之包希仁歐陽永叔也嚴其不得不嚴而寛其不可不寛此救弊之道一人非自相反而二人非故相戾也希賢之寛所以濟于之不逮而嚴在其中矣然居上不寛吾何以觀吾夫子有是言也今曰治人先嚴也何居子朱子曰為政當以嚴為本而以寛濟之蓋吾夫子之所謂寛以心之所存主言朱子之所謂嚴以見諸

條教號令者言也雖然御衆治廣者必有寬心而後可以行嚴政不然吾未見其可也予因以是質於希賢

書澤永悲詩序

吾蒲有盛族秦氏秦之先曰仲和金元之際避亂自潞来徙仲和生子信子信生孟仕孟仕生貴貴娶于徐生璿璿娶于關生昂昂娶晁學昌昂舉進士為監察御史天子命稽餉西番道長安與雲感曰昂父生七年而失母育于伯母閻長而脩質性剛毅言論洒然喜讀書小學四書通鑑之與意會者大抵能舉其辭

善治生而不談祿命曰非人事之急也謹家祀而不
事浮圖曰非聖人之教也婚喪居徙不問術者曰死
生富貴命乃在吾彼安能預吾事也嘗作棺百餘給
疫死道路者祈愈父病貸不能償所貸者復貸之且
以券付焉郡守作祠廟出麥四十斛以食役之窶者
成化乙巳年五十六卒值疫作闔門病昂亦病不能
起葬畧于儀慕失于誌昂日夜痛心也仕有祿奉吾
母而吾父不逮焉昂所以甚痛也比過家發篋吾父
所讀書在焉手澤猶存昂不能讀也子其為我志之
復之曰予觀于古其子孫之顯大者必其父祖之有

功德在民者也不然則賢而詘於時者也不然則有濟於物者也秦氏之昌自今始而君之志則可悲矣遂作卷以題之復為之詩以嗟嘆之告於能詩者張之題曰書澤求悲詩曰倬彼秦侍御白面生玉彩立于天子庭峩峩冠鐵豸朝罷長安路諸僚見者駭侍御心遑遑曰我櫬在毋存父何之子貴親不待況有舊時書欲讀淚先灑父書藏篋中于今二十載此悲詎有涯終身未能瞬移孝以為忠古亦有明楷

送喬白巖北上詩序

朝廷之賞罰政刑進賢黜幽春生秋殺禮樂之度數

衣冠之繁盛宮闕之壯麗人物之富繁臣僚之奏對臺諫之敷陳直諒之士各獻其忠技藝法理之才奔走而勤事其巧宦者又突梯滑稽於其閒此仕於京師者之所見也上以貪下應以賄上以驕下應以諂徇私托則致人死徒困錮而不顧遏直道則外為好言而陰忌之使不得行是非混淆賢否倒置綱紀壞而不恤風俗弊而不問民日窮財之匱閭閻愁苦之聲感疾無聊之態廢廢無異弁女無蔽體之衣壯夫貧而為盜子戕其父婦壽其夫此仕於外者之所見也是故仕於京師者每有豐亨豫大歌樂太平之意

仕於外者則思患預防覆安如危往往長太息而繼之以泣也是故外之情每患京師者之不知而京師者亦每患不知乎外也今

聖天子御極遍告群神遣使天下將祀事太常以卿樂平喬君希大當之晉北自雲中歷鴈門太原南至蒲凡晉之故無不覽焉入關謁師總制遂菴楊公走千餘里凡秦之故無不覽焉君弱冠仕京師今已位通顯宜其不屑屑於外之情者而所至諏謀詢度有古良使之風予始聞君至逐於高陵渡涇至邠迓送之河上同登九嵕上太華瞰洪河濯清渭訪文武周

召耿弇之跡尋秦漢劉項爭戰之墟吊魏徵之墓式揚震之閭思丙魏姚宋之為治而嘆恭顯盧李之為姦君於是慨然而感悄然而悲奮然而興有尚友千古之上之志君仕於京師而知外之情在此行矣君脩謹愨密好學能文有應變之才有容衆之量有定守而處之以和有定見而出之以遜當天下事於他日成光明俊偉之業在此行矣然予更願君出淺近功利之說去流俗尋常之見以程朱之學為必可學以堯舜三代之治為必可復而細求其故集義以養浩然之氣仁為己任老而不已夫如是則古人何讓

馬作詩贈君而以是說先之正德元年丙寅夏五月

十九日雲鳳書於太華山麓玉泉院之山蓀亭

送都諫趙君鳴教知兗州府序

論治者莫先於論民民之苦樂治之所以隆替也論

治民者莫先於論守

朝廷之頒於天下者至府而後及州縣有嘐乎民守

得而議之民事之達於上者至府而後及監司有利

乎民守得而賛之守之賢否民之所以苦樂也我

朝舊章非朝官之有聲望者不得為府而守之善於

撫者必進為卿寺之貳藩臬之長監司朝見下賓主

一等於是榮其官而安於職治化之盛胥此焉出數十年來苦於資格之拘跪拜之屈以故清要之職英俊之士或不屑為之其先也恐恐然畏其及已其後也望望然急於求去心志之抑鬱政務之苟簡而民之愁嘆於田里者多矣今

聖天子精勵為治一新天下視聽為民擇官為官擇人進退去留不惟其資惟其人於是曲沃趙君鳴教以兵科都給事中往知兖州兖州者魯封周公之所治而孔子之所教也君望於龜蒙之墟而步於闕里之庭今之民其無異於古乎君淳謹誠確達於天下

之務立朝十年多所建白舉其大體畧其苛細君以
所以事
君者憂其民其有不宜乎昔漢宣帝以諫大夫補郡
國守相而唐太宗遷擢將相必先試以臨民君以都
諫爲守盖將有大任擬君之後也然則君爲己之可
爲者而繫之人者已不與焉其有不榮且安者哉然
則兗州之民其將樂矣乎

潞州貞烈倡和序

我
國家百四五十年矣治化浹洽民物繁富海宇熙熙

干戈不用然文矯武情上慢下頽罔念人窮惟事貪黷閭閻之下怨咨相聞於是梟黠之徒呼群嘯朋竊弄弓矢自知釜魚延喘糜爛必至大肆濯兇以快目前所過之地公私一空而尤以虜掠婦女為急庸將怯卒逗遛避之凡再踰年厥勢滋熾正德六年五月六日自青兗彰德西上太行至潞州之西火鎮居民走匿山林賊散兵搜索驅其婦女數百人有趙氏女賊擁致馬上女曰我良家子死則死誓不受辱則投地如是者三賊見其美不肯殺脅之以刃女舉止自若罵賊求死賊怒矢落其一目罵愈厲斷其左臂而

死程氏者焦祠妻賊牽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程曰吾有夫寧就死不汝從也遂仆地不起賊強曳之程仰面背着地曳半里許膚肉綻裂血流滿道罵賊不從賊殺之袁氏女年十六歲與程同為賊獲見程死亦不肯行賊好言慰誘之罵而不從被殺平氏者王川妻賊迫之行見路傍一井謂同行婦女曰吾志得以遂矣抱幼女投井而死嗟乎近世士大夫習於阿諛軟熟以詭隨汚合為通才一遇秉正守介之士指為怪異不祥之物靡然成風莫或自振虧閑爽操廉恥衰微豈意窮鄉下邑閨閤弱質乃有知節義為美

而挺然各行其志不與衆同若四女者哉是時賊中從來婦女不啻四五百人皆金珠錯落羅綺炎煌揚鞭語笑畧無靦顔所驅數百人者亦俛首莫敢出一語四女平日非有姆傅教訓之素世家薰染之風一旦事起倉卒獨能却定於群趨共赴之時塞耳於飴言甘語之誘閉目於腥刀血鍔之威必求一死之為安非其天資高潔確有定守安能偶爾而為之或以慷慨從容之難易為議而不察所遇之事勢緩急不同則若王蠋猶貂諸賢卒然捐生者皆將可貶必如豫讓之屢求殺襄文山之三載留燕然後為貴凡史

傳所載拒賊遇害婦女皆不得與年老守節之婺比
矣豈理也哉賊自西火南抵趙城北旋至遼州歷州
縣十餘自五月六日至八月四日出境未及一月四
女之外不從賊而死者尚有二十八人自賊起山東
已二年往來三四千里之地全節婦女耳中寥寥何
三晉婦女之多賢也西火百家之鄉乃有四女之死
何潞州婦女之多賢四女之死皆卓卓可書而趙女
程氏其事尤偉衣女年幼亦能處於死生之際差乎
雖大丈夫臨難又何以加之初賊既去州人致仕宿
州吏目仇時濟書其事以授其弟潘藩儀賓時茂商

於儀賓平廷瑞宿以德粟廷珮郝宗魯白於部使者而蹟聞焉吾觀今戚畹之家惟以撞鍾伐鼓沈酣歌舞為務而時茂五君者乃留意於扶名教勵風俗之事其志趣高遠矣時濟去官家居實倡首焉潞之士風如此則其多賢婦女豈無自哉旌命既下五君作詩詠其事聞者和之積為巨帙將捐俸刻以傳而徵序於予嗟乎四女之死有關於綱常之大五君之舉實為國家風化之助故為書之以待他日史氏之採錄時茂名森廷瑞名麟以德名政廷珮名瑢宗魯名賢時濟名禎

李氏族譜序

李鳴朝譜其族成請序於予按譜李出河南歸德以高祖從軍陝西西安後衛故四世之葬皆在武功前對終南西環武水者其塋也世之分合墓之昭穆書之甚備嗟乎此豈特一家事哉世言有天下之久遠者莫過於周其歷年八百者非有他道亦非偶然也文武周公之政先重民事所以萃其離渙和其乖爭者至纖至悉而族姓其一也故周官小史掌奠繫世辨昭穆晉智果別族必於太史是皆特譜繫不獨為一家之私事實為國家之大政不獨賢士大夫謹之

奇邪之民或有桼焉蓋必有刑加乎其身此周之人
心里閭鄉黨之間大宗小宗之際所以相附如膠膝
相視如一人雖久而難散也自秦焚典籍圖書滅先
王之法世之君臣以此等事為贅物閒談而莫之首
賢士大夫雖有私講於一家者以非官府之制易至
廢墜金元相繼二三百年腥膻薰蒸中原之地則又
蕩然若朔漠之區矣今文物既盛禮樂亦興秦晉燕
齊之間譜牒多出如鳴朝是舉豈不可為世道慶也
我李之為姓傳記以為出皐陶為堯大理以官為理
氏當紂時有名利貞者因逃難食木子得全遂改理

為李又以為出於老聃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或曰聃則利貞九世孫維世遠莫考大抵古之李猶繫於一也至唐賜徐世勣為李賜安抱玉張寶臣諸人為李南唐賜奚廷珪為李於是李始夥矣歸德之李雖不可考其所自然其為中原著姓則不可誣也嗚朝不遠引前代顯貴之族而斷自高祖始亦非為作者矣

杜少陵集序

聘翁論君子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以杜子美與諸葛亮[illegible]公并稱四君子者皆

有功業觀記在當時誦說在後世真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雨露龍虎鸞鳳者而子美不過一窮餓人耳稱之者曰詩史而已曰文章光燄萬丈而已曰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而已曰詩至子美天下之能事畢而已安在其並於四君子也曰安在其不並於四君子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君子立身之本謂之大節大節不立萬事皆頹縱有功業爲世倚賴不過權謀術數塞漏補罅於一時者耳非君子體用之學也子美爲拾遺以救房琯失官爲嚴武參謀又棄官寓鄜而嬰孺餓死客秦而

掠拾自給奔陷賊中挺然不污嚴武欲殺泰然不懼是豈以富貴貧賤威武動其心者哉是豈有一毫之疑者哉此五君子之所同也大節既同則其事業之顯與不顯在所遇之亨屯時之用與不用耳何病於子美哉況子美以稷契自許而憂國憂民之意十詩而九使得行其志其功業豈下四君子哉但論者謂子美文不如詩夔州以後詩不如前以予觀之子美其氣厚故其文簡與渾健不事藻飾唐人一二大家外皆鮮能及夔州後詩則晦翁所謂晚年橫逸不可[illegible]者或以為勝於前則又不敢信也昔封西嶽賦奏

免惑於封禪之說則司馬氏以來諸賢之通弊非可
獨謂子美也廣平太守張侯用昭以子美集刻者雖
多然或以所至之地為類或以所命之題為類觀者
卒難得其各體之全其釋事釋文補遺補註諸書則
收擘紛呢未易尋省乃以詩體分為八為子美作者
附錄詩後文又附其後盡去其註為卷十每卷各著
其目於首判府宋君孟清實訂譌焉子美集斯明白
矣用昭求序於余余以子美之詩不待贊也故獨舉
其大節使世知子美詩之傳愈久而愈為人所寶愛
殆將與天壤俱敝者有由然也用昭名潛岷州人英

爽精敏作郡有餘力以及文事于孟清名灝則吾邦之
博能士也

奉楊太宰書

伏惟

晉位太宰竊為天下慶而不敢奉問者非敢效劉元城不通司馬公書之義也以時事多端每一把筆輒長太息而止又不欲瑣瑣作世俗寒暄語是以因循至今失禮殊甚負罪殊甚近於洛文中始見

陞必保益慶

位之愈崇而

志之可大行也山中屢聞

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

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
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襍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
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
則推薦超陞在
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
照耀今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
以死擯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
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様
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畧也天
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貴

極富可畧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復可補百年
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
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奬進邪人
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譸張利達
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詞則乞憐求官之語
未有以直諒之言達於
德聰以古人功業望
執事者故雲鳳敢布其愚焉惟雲鳳於
執事可以此言進故不復忌諱雲鳳迂陋孤蹤疊辱
薦章今冢

妾以巡撫重寄感激之餘慚懼交至久病殘喘豈堪
任事不敢祇受輒用
上陳迂拙情詞備見奏疏伏乞
賜覽便見愚衷向者臨歸寺中拜
别妾有看不得幹不得之言此雲鳳之本心也況今
兩耳全聾調治不痊只當耕田納税爲畎畝之餘民
養親讀書忘歲月之不我豈有夢寐更著紅束帶耶
伏望
老先生周旋其間以必得遁藏爲幸萬一不獲如願
必至再三得而後已非但家人往返勞費實多而

干聒
左右未免煩擾惟
俯垂憐念縱猿鹿於林莽之外放魚蝦於澔汗之中
使各得其性焉則雲飛未死之年皆
執事之賜也倘
執事他日解黄而南雲飛尚當杖竹跨驢候
門下於侍隱之閭或隨
杖屨登金山之巔把酒酹江以吊千古之豪豈不快
哉官之崇卑有無何足掛之齒頰間也近聞群盗盡
平天下蒼生之慶此固諸君子之力而

執事運謀發蹤知人用賢之功當受首賞然釋楚之懼平吳之憂古人蓋有深意而外患既寧則有識者尤未可高枕而臥也

祭文

徹正學祠像設告文

自古事神之道自天地社稷以至五祀莫不以主佛教入中國始有像設非禮矣今制亦嘗禁施於郡縣之土神而况加于學聖人之道者哉往者正學祠成有司議所以崇奉諸先生乃問匠氏遂從俗為之某始謁祠下實用惕然竊意諸先生亦必不安於此謹擇日徹去易以木主敢告

正學祠增祀李介菴先生告文

昔周盛時文武之道被於天下惟是西土詁化寔多士之生於王國形諸濟濟思皇之詠者蓋莫非有道有德賢人君子而當世上典二教下典殊俗土典異學從可知矣流風餘澤至於數十世不泯及周衰學校政息散醇而醨異端萌蘖逮孔子生於魯及門之徒三千其盛於是斯道如日中天然秦隴之間未有摳衣而班於由求之列者至於有宋横渠張子闡程氏之風而起二吕及范蘇諸公望横渠之門而趋關中之學遂有聞於世自是而後志士迭興則若兩楊先生蕭同二先生所造雖有浅深而問學同依於道

所遇雖有亨困而出處皆潔其身繼前人之絶學啓後人之迷遂然則秦未嘗與人也大明敷敎百有餘年忠貞直諒之士肩背相望若至於聖賢之學而履行純固始終一節則惟介菴李先生一人而已某幼聞介菴之名後一見於長安旅舍時予騃未知所以問介菴亦未有以告也茲奉朝命爲吏大懼淺薄不足以風動諸生而是方實爲介菴故里父老士子所稱述日以有聞遂曉然知介菴之賢真可爲諸先生之徒後生小子欲求諸先生之道舍介菴奚以爲行遠升高之地今特奉介菴合享兹堂使諸生自今爲

學知擇於爲己爲人之間而決義利取舍以無負於
諸先生之訓介菴之没未遠諸先生得於見聞展可
感勵有不待文王而興起者則其不職之辜可以必
逭惟諸先生鑒臨在上謹告

祀文貞方公告文 在漢中府學先生自號遜志齋台州寧海人

公博究經史高談仁義動息言貌必揆諸禮法文辭
渾然天成浩浩洋洋適其所得該括萬事慨慕三代
之治自任經濟之重入朝未久殺身成仁百千萬年
凜有生氣公嘗教授漢中未斷之澤于今猶在某拔
鄙過此率諸生將公爲文貞先生潔除一室題曰正

學祠正學者蜀王賜公號也作主祀公俟後之欲知

公者有考焉謹告

正學祀春秋祭文

昭告于

宋豫國公明道程先生

宋洛國公伊川程先生

宋郿伯橫渠張先生曰自周之衰儒者之道不用於時然非有人講明於下卓然以為已責而任之則是道之絕無跡于世久矣迨有宋兩程夫子倡明是學張夫子勇求是學孔孟而後使天下知有儒者之道

者三先生之力也今學者誦其詩讀其書敬學其所

學敢不有報兹惟仲春秩敬陳明薦以

宋學士偃師朱先生

宋博士常山劉先生

宋校書郎緱氏李先生

宋宣義郎藍田呂先生

宋正字藍田呂先生

宋博士武功蘇先生

宋學士上蔡謝先生

宋侍講洛陽尹先生

宋御史奉天范先生
元魏國公魯齋許先生
元廉訪使紫陽楊先生
元學士奉元楊先生
元祭酒奉元蕭先生
元學士奉元同先生
國朝府同知介菴李先生配尚饗
禮部同僚祭司務戴人望文儼華亭人
憶使軺之別我兮纔言笑之依然何彼人之訃音兮
成飛語之真傳嗟君德之粹美兮又問學之深淵𨔵

宗伯以爲郎兮冢宰亦謂其賢顧白雲之依依兮遣我心之懸懸痛父書之在眼兮懼慈闈之暮年念三釜之養違兮嘗一椁之歸遂何天命之酷烈兮遽即死於江邊有母嘷之在吳兮又妻號之在燕忘窮達以歌吟兮積篋下之遺篇賴有子之及冠兮卜家聲之未顛與陳薄奠於素帷兮望仙馭之來旋哀不可以哭盡兮情不可以言宣尚饗

禮部同僚祭介石翁文

惟介石翁抱群編而獨究枝一壑以自專高視闊步玄巾白顛蓋如是者八十一年鄰之弗藏夜無吾址

吾弗與較鄰則自耻尸饔門車問易問禮登第登朝有孫有子有徒有饋蟻酒雖尊韓其侶之葛天氏民絕筆之吟浩乎天真遂身造化脫縱乾坤是乃陶潜邵子高出一世者之襟抱不然何其超然而有形悠然而無蹤而若太空之白雲其等與令孫同官南宮猝聞訃音嘆息高風牢醴惟誠哀詞惟衷尚饗

祭孟進士汝珍文

維弘治十三年歳次庚申二月乙酉朔越二十有八日庚戌致祭于進士孟汝珍之靈曰嗚呼汝珍何遽至此極耶汝珍學之允然貌之沖然將謂汝珍必有

用於時也年方始壯官軔始放將謂汝珍必副吾之期也三世舉進士一門多顯者將謂孟氏之積厚而於汝珍發之宜也汝珍之翁也剛直俊偉望於關西而治獄甚平將謂天報其父在其子無疑也嗚呼汝珍何處至此極耶陰陽雜乘禍福乖錯豈世之常不足恠耶抑冥冥者固不可窺也嗚呼汝珍何遽至此極耶某於汝珍有鄉曲之誼有年家之好汝珍之翁又同官於茲也聞汝珍之得第其喜可知也忽訃音之飛傳則恍然莫知其所從來也嗚呼汝珍何遽至此極耶清醑一壺臨風酹之備以哀詞用寫吾私尚享

鄉官祭車太守褱鄉母文

惟靈名門之秀淑慎靜專翁姥早慎於擇對乃命歸諸車氏之賢匪勤儉之自將亦訓誨之惓惓足以家之昌族之盛門第之崇既以甲於閭里而若子若孫鳴珂而曳珮者又相望於後先珠翟有輝封誥自天悠然遐福繞膝曾玄胡百年之未究而一訃之遽傳辿某等忝在鄉鄰仰德有年登拜未獲於堂上致奠遥望於風前尚享

陝西城隍廟三司祈雨文

今年自二月至于五月不雨麥已不實穫不償種菽

粟猶未布種若不即雨將無秋矣民其饑某等皆牽
民以事神者天降災於民某等敢不揣省豈受職怠
事褻政殃民縱欲自恣淫刑以逞假公營私剝下奉
上賦役不均科罰無度民冤載路聽若罔聞吏弊滿
前視而不禁人心憤怨上干和氣致是皆某等之過
有一於此神罰其身神不罰其身而災其民民何罪
焉往者軍餉繁興疲瘵流離之民今尚未蘇近日虜
每伺邊又須預防關輔連年歉收供億之費不過此
孑遺之餘而又重困之民窮必散四方盜起必多死
獄某等安能生視謹齋戒擇日率有司吏人諸生父

以請命於明神神之聰明正直保祐下民亦豈忍翦絕其命伏願早降甘澍俾諸穀之種得及時之土以慰斯民遑遑無所控訴之心嗚呼秦民之愁苦極矣惟神憫之期以三日神其鑒之謹告

三司謝雨文

茲以久旱穀種未播民心憂惶某等思過省躬以禱于神神之昭鑒如響斯荅越三日而雨又三日而大雨歲其可望有秋神之惠大矣某等敢不益用祇畏殫力以治民竭誠以事神伏願明神雨暘時若終此大惠謹用告謝

三司再祈雨文

近以久旱禱雨於神神賜以甘澍苗之萎黃者起萌芽者暢穀之已種者盈隴未種者入土矣今將一月風霆復作起者或偃長者或枯盈隴者乾脆入土者湮埋若秋成之無望將死徙之必至民心憂恐遠邇嚻然某等皆有民社之寄敢不再有求於神伏願再降數日之澤以慰三農之望某等謹朝夕頓首稽首以俟謹告

三司西郊祈雨文

旱既太甚夏及秋矣遍告諸神曾莫之應者謀矣某等

有罪敢將誰尤矣思其過愆夙夜懼且憂矣民言斯地之幽與百靈所憑矣神是憑依有禱必酬矣是用致牲於神庶幾其鮮民愁矣若彌旬不雨亦無所用求矣頃刻而雨惟神之休矣三日而不雨惟神之羞矣神其奮興鞭咨龍斟矣翕霎之數烈陽之收矣始焉蘇舞皆注而若流矣嗚呼餓者庶可生散者庶可留矣惟神憫下何忍聽此啾啾矣謹告

博趣齋稿卷第十九

誌銘

明故冠帶散官馬君妻王氏墓誌銘

余謫陜道出河內令馬君見馬辭氣不凡心敬之去詢其政於野之耕者咸曰吾令吾父母抵陜數月吏白丈人造門迓以語溫厚長者何內父也父子皆賢予獲交焉今年吾來關中聞河內母卒乃恨未得一升堂爲壽河內奔歸以銘請母王氏其先濠州人陽和衛百户林之孫伯父榮以材畧調署西安左衛鎮撫事居西安父貴以德稱母幼則整肅伯母徐以爲

類已愛如所生母事徐如實生已并歸於馬氏之良倫冠帶散官逮事舅姑家治甚嚴舅姑曰是真吾家婦舅達而好客客不時至供具罔怠舅卒或以辯聘脅其夫辭之曰使為子若婦者河所用其心姑既寡養益傾竭姑嗜茗地有茗禁嘗脫所愛指環贖歲以侍姑以貞節被旌命每率諸子女羅拜以宣其慶或負而跡於庭以求姑喜教子嚴不掩覆其過故河內然有成河內第進士以使得便省親母甚慰及除為令母曰縣官勞人吾兒何以堪此言輒哭婿舉人張嵩赴進士舉念女去已又每哭伯兄忠死無子一女

收養之撫其女則哭遂成疾竟不起時弘治己未三月十有三日壽六十一子男二長應祥進士河内知縣次應昌女三曰海適舍人殷富曰福適張嵩曰裕許嫁李某孫男三大直大忠大雅女二淑賢淑慧以卒之月日葬某原銘曰勿以有家訓以顯于祿不逮養余悲于是

謝參政墓誌銘

山東右參政謝公去官家居五年年五十二弘治甲子十二月二十五日卒其子時雨以主事張用昭狀乞銘狀言公成化戊戌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授江

西道監察御史於通州竹木居庸諸關長蘆塩法運河漕運四川邊儲皆一奉命巡關公剗弊糾姦不避貴近在居庸運河四川風采充著遷河間知府迎母以養河間素稱繁劇庭無留訟吏不容姦嘗賑飢民多賴以活於是遷參政未究厥施越二載罷歸公諱文字道顯高祖諱某嘉興人仕元為山東轉運司提舉曾祖諱奎國初為景陵衛千戶所鎮撫改金州千戶所進橫海衛鎮撫祖諱誠坐官遂家於金考諱宏贈御史再贈知府妣王氏封太孺人再封太恭人生時雨一子於弘治十八年某月某日葬公於翠微山

之原女五三已嫁二許聘婿皆良孫男一固女三俱幼時雨崇儒銘曰公玉立而長身望之者知為貴人黑頭歸來過魚伸積書教子且以淑其鄉隣欲作書院漢水濱我令有司材已掄有告公没安忍聞

文林郎章丘知縣白君墓誌銘

弘治戊申孟禽使大同予亦以事至同館于寺經史天下事興不縱談孟禽美儀度善笑語外和而內定言論悠然有餘味予歸而語諸太原王德華德華遂理學德華曰孟禽我知之吾與言理不吾謬孟禽還為監察御史後為曲周縣丞為章丘知縣予亦往来

無定居然每念友朋落落未嘗不在孟禽也辛酉予試生徒至寶鷄孟禽以母喪家居予就訪焉談復移時因論南北差役之繁簡不均百姓田畝之多寡不均予曰均則天下治天下之大每患不均治有所偏而亂生孔子於天下曰平均之義也故又曰天下國家可均孟禽曰嗟乎天下何時而均乎予別去方圖再會而孟禽訃至矣嗚呼以孟禽之負挾而未究其用惜哉孟禽姓白氏諱鸞祖諱和父諱信封監察御史妣張氏封孺人孟禽幼穎悟善記識成化丙午貢于鄉丁未賜同進士出身觀政工部虞衡司督修代

丕基於大同費省而役速爲御史所至舉廢滯抑豪
横巡按山西按察副使楊光溥侍卒盜庫銀詞涉暌
祿承孟禽實不欲究竟有交搆其間者光溥懼遂訐孟
禽於朝孟禽亦以卒盜庫事聞上命法官鞫治孟禽
從濟例贖炭乃謫縣丞孟禽不以爲意也秪官盡力
職事若未嘗爲貴近臣者以薦遷知縣丧父歸毋亦
丧壬戌服闋不欲起癸亥七月五日以疾卒年四十
有六娶賈氏封孺人再娶王氏子男三瑚賈出辛酉
舉人璉瑛王出俱幼女一賈出適李辛乙丑二月十
有六日葬於盂門鎮南二里祖塋之側瑚來乞銘銘

曰孟禽不可得見矣而見其子子之才美孟禽其不死

昭勇將軍指揮僉事邢公墓誌銘

昭勇將軍指揮僉事邢公居北邊六十餘年地里之遠邇險易虜部之盛衰分合官僚之勇怯才否士卒[illegible]強弱多寡戰陣攻守之法烽候間諜之用歷歷胸[illegible]口有據自大將以下禦敵舉事必與公謀公預[illegible]然不然者弘治十三年虜寇榆林公以都[illegible]以檄將兵討之公至榆林訪其子公長[illegible]貌名望素著衣冠甚偉榆林人喜其來就問以

破虜之策聽者皆自以為不及公又言明春虜當侵其處我當備其處守臣用其言果獲功由是公之名益振秦晉諸邊皆知邢將軍云正德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年七十有八卒北邊人惜之條以狀來乞銘按狀公諱朗字以然山西和順人祖諱政始從戎宣府以勇力雄其儕父諱威家饒而好施貧士來干者輒有獲人稱長者景泰間祖老父卒公年方十六慨然抵掌曰丈夫當死邊野建功名安能與紈袴者伍於是往代祖役居軍中嘗為先鋒以戰功三遷而至百戶成化十六年從征大同威寧海子遷副千戶十

七年從征大同黑石崖先登獲虜首陞正千戶十八年從征榆林清水營直前迎敵身被數創遷宣府右衛指揮僉事弘治八年以老乞致仕致仕十六年而卒配張氏有家法子男二長傑襲指揮僉事以戰功累遷都指揮僉事今以薦奉
勅守備蔚州次倫女一適保安衛正千戶陸俊張先公四十餘年卒繼王氏安氏孫男三鏜鉞錕女五二皆適名族三幼曾孫女一公拔身行伍自致金紫遇敵必躍馬獨出以身先人每行軍戒所部無譁竟無敢譁名曰

大行之巔漳水之涯是惟公之冢投身邊徼爲國爪牙惟吾禹首所向虜莫敢攖克勇克謀緼而不誇既富既貴質而不華惟武而賢惟士之嘉我銘以告後人豈直閭里之私而已耶

徽州知州孟君合葬墓誌銘

吾遵言衣纓者惟孟氏孟氏自主事君祥始祥之子爲陝西按察僉事準準弟隆隆皆舉人隆爲成都判子儒舉進士族兄泰以知州老準于同年進士隆與予同舉於鄉今三十餘年而皆淪謝不一存可既也夫泰字彥亨卒以弘治甲寅今其配李氏乃卒其子

江以合葬之銘請孝寧以有英稱家貧力學年三十
餘遂中鄉試髙第成化戊子吏部試優等除陝西葭
州知州州臨北邊虜數犯境供億繁與軍檄旁午君
素謹畏夙夜罔敢懈酬應有方民不擾而事克濟在
州六年以母憂去官服闋復除陝西徽州有惠政於
民監司至其地者交口稱之三年君厭於宦途乞致
政以去家居耕以自養不干有司得年六十有五鄉
人言謹厚儉約之士者先焉配馮氏繼李氏皆有淑
德李年六十有九子男二淮義官清業儒俱早卒江
少而慎獨能嗣其家女二適里人某某淮清二女皆

馬出汀李出李撫三男二女衣服飲食均一人以爲

贊正德六年某月某日合葬於祝融山下先營銘曰

惟孟於遼自太原徙厥族之昌祥初進士科名蟬聯

奕世無淚僉憲及儒不替厥美惟徽州君斂恪不侈

兩守名郡嘉聲隆起黑頭歸來曰吾倦矣晝怡于耕

夜課其子厥配之良克相克理祝融之原豐草嶷嶷

我銘于穴後昆之族

封南京光祿寺少卿李公墓誌銘

公諱寧字仲元先世居平定後徙樂平今爲樂平人

五世祖諱尉前元某年間爲婺哥近侍嘗負其主脫

艱危以勞復其家曾祖諱唐祖諱德父諱季忠年踰九十恩例冠帶家世以善良稱於鄉公幼嘗讀書性純和朴實凡事任自然不為華矯人與父處未嘗見其一惡言厲色機變強橫之徒遇公則惘然自失非惟不能以非禮相加退而心服改行者多矣公早失母繼母王弗慈公事之得其歡心正統己巳虜冦掠近地鄉人相率竄避公曰如吾去吾親孰與養冦亦不至景泰初飢甚公躬耕採拾為養菽水僅足而親歿之後公之子與孫相繼居清要貴顯公以子官封南京刑科給事中再封南京光祿寺少卿自處儉素

不攺于前非法之事非義之財與有司相干涉者非但不一污於身而亦不復萌於心人以其自少至老守一而不變也號曰一齋先生相戒者曰無愧一齋相擬者曰與一齋何如若公者可謂一鄉之善士矣壽九十有五無苦而終配劉氏贈宜人子男二長曰岱丁未進士先任南京刑科給事中光祿寺少卿今爲陜西布政司右叅政次曰恒義官女二長適劉廷遂次適劉憲皆宦族孫男四長衢河南按察司兵備僉事次定衛衛皆幼女四長適鼎鎬次適馬騰雲次適宋郕次許嫁喬詩公生於永樂十一年正月七日

卒於正德六年正月十一日葬以四月六日墓在南谷獅子山之原銘曰

臯落之墟粤有善人樸馬弗斵太古之民少孤而養于稼于薪既富既貴不忘賤貧人之詵詵我若不聞人之環趨我獨逡巡德豐其身利其子孫

徐母李氏墓誌銘

平定徐氏母有五子而能教長子崇德遂登庚午鄉貢進士徐於平定世爲守禦士至母有賢子始爲詩書衣纓之門於是鄉人皆稱母賢母姓李氏州處士諱福智之仲女父母早喪鞠於祖母賈母工女紅淑

慎寡言笑年十六賈曰是女吾憐之吾觀於鄉惟徐氏之子聰才可以歸遂以歸是時家貧每歲粟以養舅姑而已茹蔬手斂蔬于野絲枲酒漿必親之事繼母三娛母一無閒言家漸饒裕賙窮濟饑雖煩不厭叔欲分異母數稱古人恩義譬曉叔不從則勸良人以財物推之而自取約焉崇德幼讀書或憐至撻之流血故早以名顯里中以愛而敗其子者舉相告語母幼屬娣妹嫁處嫠姒老處姻賞皆以禮自持而人則之正德辛未八月三十日以疾卒年五十一以某月某日葬於州西孤山之北池從先舅姑兆五子者

崇德娶劉氏崇義早卒崇禮娶呂氏崇忠州學生娶劉氏崇光娶陳氏女一適州人王鶴孫男三況渾淳俱幼銘曰

徐實良門李亦盛族子今益著惟母賢淑女秀于閨婦勞於家母誨其子學充而華子名既顯祿將至不食其報子孫是庇

誥封太宜人劉母田氏墓誌銘

內江劉瑞喪母太宜人以戴太守敏狀自豐走使太行山問銘於虎谷王雲鳳交瑞久有以相知母視太宜人先是聞訃而泣銘其能辭太宜人姓田諱其父

諱勝理母陳山東按察僉憲公之配也公諱時學字某田之先自湖南徙內江元有爲萬戶者今稱望族先田氏太宜人婉懋寡言笑父母擇所宜歸以歸劉氏事舅姑無違禮處娣姒五六人罔有間言僉憲公爲刑部主事考

封安人僉憲公有志操卒於山東瑞方十三年太宜人携幼扶柩間關數千里抵家貧不能自給父母憫焉與田數十畝自節縮家用買田數畝時置之則易簪珥服飾繼之惟以教子爲事瑞登弘治丙辰進士拜翰林檢討以

推恩詔封太宜人甲子壽七十舘閣諸公及賢大夫士登堂為壽歌詠頌禱之章爛然門庭正德初憂時事者欲以力救正之既而事不得施丁卯春賊瑾擅權將肆害自快瑞即以疾告歸出京之明日瑾摘公卿以下五十三人皆有名當世之士誣以黨矯詔廷諭百官攢責之令瑞致仕蒼皇就道舟行涉風濤出入盜賊中或野宿夕飧不繼太宜人安之經湖南澧州太宜人妹氏在焉妹氏者李僉憲充嗣之母也相遇甚歡太宜人謂瑞曰吾畏入蜀之險其問舍以止遂止壬申正月一日疾卒年七十有七子男二

長瑞太宜人卒後五月起爲山西提學副使次瓚女一俱殤孫男一應辰太宜人貴不驕富不侈貧不戚有餘必以周所親婦女所親婦女或不孝不慎則厲數之聽者凜凜御僮僕有恩常手爲補綴不信佛老緣業齋術之事有勸以誦經脩福者曰吾脩吾心矣自僉憲公以君子爲己之學教瑞太宜人檢攝於内飲食衣服皆有常則一言之失必斥爲朗娶婦汪曉識書史義理瑞勤遵矩法家祭以古禮夫婦奠獻太宜人諦觀焉每朝夕朔望瑞率汪定省拜問養先志意太宜人早孀中困晚遭顛沛而常愛其子婦之賢

怡然也瑞既致仕喧猶詾至且懼有不測之禍秘不敢告太宜人久乃聞之曰吾固知吾兒有是也自古忠臣孝子鮮不如是吾兒得與諸君子之列吾何恨哉聞者曰使其子不幸有范滂之事是毋也今滂母矣癸酉某月某日瑞歸葬於縣南某山之原從愈憲公封銘曰

夫名之長子德之英惟相之功惟教之方惟茲之藏惟後之昌

陝西布政司右叅政李公墓誌銘

正德庚午冬予謝病歸山[illegible][illegible]公來會于邸告余

以劾將琮事曰琮很戾人也初守備南京欲陷縉紳不測之禍以立威嚴縷瑣細詆訐甚諫數十人謫以去藉益張又連訐諸司倪首就逮究鬱不伸余念辛嘗示

恩竊以言官不可坐視然人方縮閱莫敢誦言攻之異時一二雄俊敢言之士皆以時不可為解一日余騎馬出門墨墨獨行忽遇郭御史者告之故郭欣然同議乃歸疏琮大罪數事合同官上之琮遂下獄以死

公爰以言官所論列閱於

朝廷政治之大者雖多惟將琮則當其寵幸初隆之

日尤爲人所難余別去踰年而公病又數月而訃至
其子夫觿以教諭沈盤狀請銘乃逸其事公之告我
有以述夫按狀樂平之李先世居平定五代祖諱唐
自平定來徙生五子次子諱從善公之高祖也曾祖
諱繇從祖諱季忠考諱寧皆稱長者而祖尤爲鄉人所
信服卒年九十以壽遇
詔冠帶考以公貴封南京刑科給事中進封南京光
祿寺少卿妣劉氏封孺人進封宜人公諱岱字宗岳
生而穎異長能文魁其儕輩家貧嘗躬杵臼以養親
夜而賊躪人之垣若有藏物家人欲取焉公聞而止

之翌日其家始覺得錢數劄邑一人有受金縱盜而情可原者縣令與其人有仇欲致之死程清者被怨家誣告魘魅死罪公皆營辯得出登成化丁未進士弘治二年拜南京刑科給事中有直聲上檢身求言敬大臣謹天變數事多見采納尚書鄭時不職內官張廷縱恣殺人都御史秦公紘爲安遠侯柳景誣奏公倡諸臺諫言之秦公竟得白時罷去廷寘于法又言前威寧伯王越不當冒緣起用公內烟弟楊謙柳簡靜爲言官數年不形於色至有檢覈勘問之事人必稱平十年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每歲

上供天鵝鹿腊皆以樊籠生致于洞庭嶺海五六千里之外民病之既腊或不堪充庖公言於太宰倪公因災異陳言及之止徵其直

上供法醞每歲酒人綱送用舟八十餘艘役夫為姦且不時至公為之籍使有統紀弊遂絕又為籍以稽錢物出納增糧以蘇庖人之困而鏡考餘子前為光禄者率以暇逸自誘公每日事事諸廢皆興見者改觀正德三年考績至京時劉瑾用事大肆饕餮公卿而下鮮不以賄通多至千金少亦數百金公獨無所餽或曰君禍至矣公曰命也適天衢為刑部郎中以

無罪被逮又不以餽或曰君禍大矣公曰命也天衢竟出爲陳州守居無何吏部薦公爲太僕少卿瑾識其名乃令致仕公不戚而喜於是士大夫嘆公有守云公平生不事交結瑾誅當內遷乃外補陝西布政司右叅政未行丁父憂七年二月四日病卒年六十有八配趙氏封宜人子男三天衢丙辰進士河南按察司僉事天街天衡女二生員聶鎬喬宗伯姪詩其婿也孫男一及笄女二幼十二月六日葬於祖塋鄉于山之原公法宜銘銘曰

維德蘊才才或鮮德惆悵君子確然內植優以施之

人莫我惑權姦如山拯蓋如溺乃掌
王若惜民之惻起頹而趍撫困以息忤時歸來厥聲
有赫身在田園憂在邦國欲考公世視此銘刻

明故中順大夫慶陽府知府郝君墓碑銘

予提學陝西君守慶陽一再見君神采毅然壯健無
疾病未幾予去陝而君卒且葬今五年矣悲夫君諱
鑑字廷重先世長安人金有諱濟賢者為河潤路總
管子孫遂居河間曾祖諱志剛祖諱祥思南府知府
有善政考諱瑜滑南縣丞以君貴贈御史母宋氏贈
孺人繼母于氏封孺人君幼好學誦習舉子業雖貧

益勵鄉人徐佑得舉由同學者皆避去君獨具幣將
驢迎之成化癸卯領順天府鄉薦甲辰登進士第授
天長知縣民有貸而不償者誣券為偽爭于庭君曰
吾儕且休矣取其券令盡字封而去君閱券字與其
詰之曰券字非爾手筆耶誣者愧服民不知種麥公
給種教之麥乃大獲至今天長有麥以檄理鹺政于
儀真平心處之無不稱便弘治辛亥遷南京雲南道
監察御史丁宋孺人憂服闋改南京廣東道巡視南
京諸衛倉場投數剔蠹人皆憚之奉
勑清戎躬閱故牘積歲隱沒之弊多所釐正大司馬

馬公嘗謂君曰聞君清戎數増于舊而人不寃行將
上君績于
朝以勸天下之理戎政者矣又
命巡視鳳陽等郡貪吏有望風解印去者上疏欲起
用致仕尚書秦公紘爲朝論所稱壬戌遷慶陽知府
慶陽邊郡久不治民多穴處不知桑麻君至則革吏
胥之姦宄徵輸之弊百事一新且召工陶瓦甓治屋
廬教樹藝暇則飾公署學校民有殺人報父仇者君
擬法當杖憲司不從後其議卒是君治爲諸郡第一
正徳丙寅年四十有九八月初五日以疾卒君孝友

剛直尚節槩恤故舊謂南公卒於官君歸葬一切如禮時思南公二母氏皆在堂曲盡奉養之道事兄撫弟友愛獨至登第後盡以祖遺田宅與之同年主事蜀人盧錦與中貴人搆隙坐廢道遠不能歸君時尹天長適至南都見之遂與同舟至縣僦屋居之還邑子弟穎秀者從之游擇士人女爲之伉儷在慶陽宗藩若邊將以綺帛餽者一無所受君居官二十餘年仕至郡守俸祿之外一無所增教子以讀書爲事卒之日貧無以爲葬時維總制楊公知公爲深令有司厚賻其喪而歸之君配張氏封孺人子男三元進元

繡元良女一適千户李延福正德丁卯五月十二日葬于府城東十里都家庄之原元進請銘其墓石銘曰

偲偲郝君直義之士甲辰之歲予識君始同年三百曾不二紀存者落落死者已矣看君壯健壽祿無涘別不幾時而遽以死君初作縣名譽即起激揚有聲八載御史乃守慶陽納民于軌禮讓桑麻教敷俗美君疾在床民禱于里君柩在道民泣不止君葬孔安已踰五祀我始聞之悲不能已元進乞銘知君有子君德之報其昌在是

行狀

寧海知州郭公行狀

吾鄉依依丈夫郭公諱容字子仁渾源州人郭之先爲東勝望族洪武中東勝沒於胡有思榮者內徙渾源遂占籍焉公曾大父也大父深父昂世以良謹稱于鄉而昂以儒爲河南儀封尹公生於宣德癸丑二月十四日丱角就傅即莊重不逐群兒戲弱冠補州弟子員成化乙酉登名鄉書屢試春官不售僑京師友天下士公銳意樹功名既家食拓落其魁壘之氣

卓犖之才鬱無所施而所以自期待者不少衰則訪求天下事而納之胸中時一對客抵掌高談援據古今出入經史霏霏如屑或論不合已則面折之人雖不堪一不少假盡言乃已然直諒素著人亦不甚怨焉癸卯丙发天子召見便殿訪以黃白之術公謝不知是歲冬以除山東寧海知州單車以赴民有豪猾任姓者恣為奸利前守莫能制鄉人畏之私相戒語避任虎公縛而杖之餘黨解散州濱海陋無禮教婚嫁爭財女不時歸公定為條約赤貧者足帛鐏酒官給焉每得亂吏治者俾輸木自贖民死不能葬者資以棺具

養濟院布粟以時頒賜則按視問以疾苦公嘗謂守
令之責實兼教養於是條具利民化俗十有六事請
於監司行之識者知公志非小就者也甲辰冬中貴
人奉
命祀海神因欲稅金以媚於上郡邑將從之公聞而
嘆曰一至此哉中貴人將至疾馳逆諸境上言境內
往歲雖產麩今日以微瀝得之甚艱置稅則朝廷未
必得分毫之利而百姓受無窮之害况後課額不足
又將取足於民或有他虞亦今日啓事者之責也或
以餽金獻公斤之復以危言動其左右之人中貴人

猶豫且恐憚公魏卒不行乙巳督餉宣府感暑疾還
至京師寓舍卒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五十
有二配全氏子男二璋璽俱鄉貢進士孫男三英孫
曆孫瑞孫女二公體貌魁岸性倜儻喜赴人急而居
家孝友幼時儀封嘗以世積鹽金使歲之公以語諸
兄乃歲焉妣白孺人有疾齋沐嘗便交友以友過必
規爲主其在寧海一歲餘而豪强斂跡小弱得職民
歌思之比於父母有古人之風焉璋等以弘治五年
正月葬於州東北十五里許村之原嗟公之志行將
湮沒而無聞也走訴於余欲求當世信筆表於墓以

貽後之人嗟呼公與家君偕舉於鄉旅寓京師居相
近也公數過家君則召余前撫其頂而訓之今公已
矣而儀容在目謦欬在耳善行在心謹識不敢忘顧
惟愚稚無以白公於世者而是之敢辭耶退則以公
世系歷履并素所見聞者編次以授之然惧不能詳
也謹狀

都御史趙公行狀

都御史趙公山西代州人諱文博字子約景泰甲戌
進士除監察御史謫陝西淳化令遷守衛輝調鞏昌
陞陝西布政司右參政山東右布政左布政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祖諱思明父諱忠河南桐鄉令俱贈右副都御史祖妣妣俱贈淑人公爲御史按河南南畿有聲景泰丙子偕同列糾奏忠國公石亨罪美廟覲訊於別殿下錦衣獄值雷雨之變始得釋謫以去後亨事敗上悟糾奏者非妄詔吏部簡拔公遂守衛輝時境內久旱公禱神以雨得雨新孔子廟及諸生館舍民莫知賛所出地瀕河舊有舟六特供藩臬意所遣公疏罷之藩臬有欲中以禍者公又疏聞朝廷遣官覈之直公改臨洮臨洮雜戎羌難治公治之如衛輝以爲改鞏昌鞏昌務殷稅逋公至期月如治臨洮

爲參政西戎爲寇奉檄督軍竟以捷報爲都御史廵
撫河南歲凶民艱食公賑貸有方民忘其飢陜西流
民率相來歸公瘁躬竭恩以居以哺民忘其流千戶
膺英與其黨爲盜京城懼寧覺乃晝甲以行都人莫
敢攖鋒掠於所過地武臣以詔提兵數千躡其後南
走千餘里亦莫敢迫至河公以計擒之檻送京師伏
誅有文綺之賜成化丁未罷歸遂不復起家居十一
年弘治丁巳卒年七十有三配白氏贈恭人子男三
琛舉人璘早卒瑜生員女三歸鎮撫黃振千戶張某
其一幼孫男女皆四幼謹狀

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張公行狀

曾祖諱與曾祖妣某氏祖諱信贈嘉議大夫右副都御史祖妣陳氏贈淑人考諱善封嘉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妣趙氏贈淑人公諱錦字尚絅河南太康人高祖諱敬元參知政事防禦鄜延國初謫戍岷州衛田于近縣秦安公長欲有所學與釋老之徒遊見孟氏七篇悅而求以歸爲縣學弟子貧不能自給夜每就月光讀卒業衛學時邊陲尚武笑儒冠者公獨儒冠就古廟授生徒廟又蕪魑魅時夜出堅不遷成化乙酉舉陜西鄉試己丑舉進士拜刑部山東司主事

擢員外郎中聽獄必使人盡其詞而後判曹郎失官金尚書林公屬公鞫之公蹤跡於諸從事家疑主吏鞫之不承遣人詒其家得金吏伏辜真定諸府大水廷臣薦公賑之公上免租貸逋簿征弛禁等四十五事至則平糶勸富人粟又取粟於省吏役年鬻陰陽僧道官皆減常數以風動來者遣良吏是郡縣𥫍流匄舉嫁娶瘞死棄與居者葺其廬舍無衣者捐以布帛游惰者以牛穀歸之田築行唐堤一千二百餘丈復上四事曰布仁恩以安民心曰免私租以甦民困曰假便利以助賑給曰施惠澤以拯流移皆禁戚畹

官寺之横征求者時患盗邏者言多獲千户賈真誣
執棗強民及武邑侯姓民之冤公皆直其事方山慶
賊二王交惡速獄幾千人公治之無冤遷大理寺右
寺丞治岷襄梁三王事秖坐其首惡遷左寺丞右少
卿以情輔法多所平反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宣撫報始至中貴總帥即罷所役各千餘人公至理
冤獄除宿弊榜示立紀綱正風俗等六十二事與吏
人約暇則延耄耋訪求政事得失劾罷中貴陶亮鄭
喜之蠹政守備楚王輩不堪守土公志於教化萬全
左衛龍門千户所未有學天下都司衛所歲貢士未

有額公皆請於朝行之青邊口戰失利衆歸罪守備張俊俊公奬拔於稠人中者公謂俊能以寡敵衆令有司以羊酒束帛犒之後俊將率有功公患軍中犒賞不足市馬不時給其直乃以他金貿粟給倉氏徵有司額價償所出羨至四萬餘兩上八事其一謂邊人閑戰隊習勞苦知地里險夷若募數萬給兵甲無事歸農農隙講武有警則徵聽主將約束而毋爲所役且守且戰餘皆論一時利病得失丁父憂服闋還刑部左侍郎寃臣以事逮獄上章自訟語甚悖且侵公或欲由當以極典公曰不可乙卯丁繼母孫憂服

闋至京數日遘疾歸華陰辛酉閏七月十九日卒年
六十有二配劉氏封淑人有内助子男四濬癸丑進
士戶部主事澗以蔭補國子生沐滂皆業儒女二長
適指揮洪範次適按察副使東思忠子郊瀾及二女
皆卒孫男一之渠公精律學判案讞牘為後進誦法
潛以其年月日大葬於秦走岷謁予以狀請岷公故
里也長老在馬故得公志行歷履之詳若公者可謂
卓犖不凡者矣謹狀